

[台灣] 玄小佛

招住一片情

早场电影没几个人看，钟凡很轻易地就买了两张票。离放映还有二十多分钟，沈冰冰皱着眉，小心拭着额角沁出的汗粒。

“还有多久开映？”

“二十分钟吧。”钟凡瞄了瞄售票口上面的时间表。

“是不欣赏你这一点了。”沈冰冰不满意地眉心又拉起来，“看场电影，时间都算不准。”

电影票随便地往口袋一塞，钟凡冒火了。

“你搞清楚没有？谁约谁在这个时候在这儿碰头的？”

“奇怪了，你不晓得提醒我太早啦？”

“喂！沈冰冰，我可要提醒你这点。”钟凡一步也不让，指着沈冰冰，“未婚夫的责任可没包括做一个时刻表，这点观念希望你有的。”

确实地说，自己是没什么道理。眼珠翻了翻，沈冰冰算是止了步。

椅 “带我到有冷气的地方喝杯饮料！”

两张有仇似的脸坐进了咖啡店，各要了各的饮料，钟凡懒得看沈冰冰，给自己点了根烟。

“喂！”

一口烟喷出来，钟凡没反应。

“喂，聋啦？”

“什么事？你说呀！”

表情虽然凶煞依然，但，看得出来沈冰冰是在妥协了。

“别对我这么凶可不可以？”

“自找的。”钟凡口气冷冷的。

钟凡的脾气沈冰冰摸得太清楚了，硬碰硬，唯一的结果就是砸碎。从皮包里掏出口红，描了描，沈冰冰把脸凑向前。

“这个颜色漂不漂亮？”

“漂亮。”钟凡轻描淡写地看一眼，其实什么颜色都没搞清楚。

“你喜不喜欢我擦这个颜色？”

“嗯。”

“喜不喜欢嘛？”

“喜欢。”

满意地把口红收回皮包，沈冰冰小心翼翼地将吸管放进嘴里。

“第几排的？”

“什么？”

“我说我们的电影票是第几排的？”

“进去就晓得了。”钟凡不耐烦地回答。

“现在看一看嘛。”

“烦不烦人嘛！你。”

皱着眉，钟凡伸手掏票，掏了半天，怎么掏就是缺的一张，摸遍了所有的口袋，还是缺一张。

“第几排？找不到？”

“别吵好不好”

再重新摸所有的口袋，依然找不到，沈冰冰又开始叫了。

“到底找到没有？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连张票都放不好。”

钟凡停下了找票的手，嗓门拉大了。

“张大你的眼睛，夹紧你的嘴巴，你没看到我在干什么吗？”

“钟凡！我警告你！”沈冰冰养尊处
“自己做错了，少对别人凶
种傻瓜！”

“我告诉过你了
吼个什么？”

沈冰

起来。

“不必，，

“一个人看以

沈冰冰已经
等沈冰冰整个气愤
杯里的可乐，拿着

早场电影，

子旁

顶多没有二十个人，却偏偏这么挤拥的把L张票都划在一起。钟凡瞄了旁边那个坐相不雅的女孩一眼，头发直直地垂着，一条牛仔裤，脚丫子上套了双凉鞋 侧面看过去鼻子倒蛮漂亮。

突然，钟凡像悟出了什么，“啪”一声，在自己大腿上就是一巴掌。

女孩继续嚼爆米花，腿还是杵地架在前面，对隔壁钟凡神经兮兮的样子丝毫不以为意

有，有冰冰那种芝麻绿豆的小事都

有这种捡了票，潇洒自然，

孩。钟凡又好笑又好

左腿翻右腿一

地发出声

还没来得及反

看不花钱的戏，心
不道德的腿，做

“吵架你吃亏啊。”

女孩眼睛依然直视，脚还是架在前面的椅背上，爆米花一颗颗往嘴里送。

“掉了电影票是一回事，维护公共场所的空气又是另一回事，请你分开来处理。”

钟凡口呈O字状。脸转向眼睛直视的女孩。

“这么说，你心里还是明白票是丢的，这场电影是不花钱的啰？”

“不花钱电影是我的运气，不懂得公共道德是你的品格，混为一谈是没知识。”

她满口的爆米花，不等钟凡反击，两条腿已从前面的椅背上缩回来。

“趁电影还没开映，花几分钟时间想一想这个问题的吧！”

钟凡口还没张开，只见她动作迅速换了座位，这一换，间隔了有五六个空位之远。

女孩的腿又架到前面的座位上，爆米花一颗一颗没有间断，十分悠闲，完全做到看电影是种消遣的境界。

不必说，钟凡看了生平最愤怒的一场电影。

朱经理一边看一边摇头，厚嘴唇流露出相当的不欣赏。

“不行，完全不是我的意思。”

最后，朱经理索性把设计图往桌面一放。

“我的意思——”

半天没吭气的钟凡，慢条斯理地打断朱经理有意继续发表的意见。

“你的意思是你不采用了?”

“我的意思是……”

钟凡再一次打断朱经理的话。

“我先讲个故事给你听。”

“新的构想?”

“旧的，不过也许你没听过。”

“你说说看。”朱经理手一摆，很派头的来回摸着下巴。

“有一次，某家公司测验电脑，公司上下员工的智能，准备裁掉几个最笨的，结果——”钟凡两只眼睛发出作弄的兴奋，“答案出来了，公司最笨的，第一个遭受裁员的**就是老板。**”

朱经理的脸又青又白，手撑着桌面、发抖地站起来，指着钟凡。

“公司不会——不会用你了。”

钟凡一把捞起桌上的设计图，脸上挂着冷冷的微笑。

“把我的智慧用在你这儿，只有四个字形容，**暴殄天物。**”

“钟凡，我告诉你，你别想在广告界混了。”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月之内，我会是另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钟凡把身子侧向桌前，“你晓得吗？你这个芝麻点大的公司，我老子的财产可以开一百家。”

“你去开一百——”

“你等着，”钟凡依然慢条斯理，保持着微笑，“给你一个忠告，下次公司要裁员，如果你先考虑到自己的话，你这间广告公司的生意会比现在好。”

推开经理室的玻璃门，钟凡昂首阔步，轻松愉快，带着攻击的胜利，离开待了两个月的**大发广告公司。**

回到家，很稀奇的，钟博元居然在家，大白天，父子能在家里的客厅碰到头，两个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五十多岁的钟博元，没有中年以上体态变形的现象，头不秃，肚子没往外挺，头发一根是一根，梳理得整整齐齐。尤其今天，白上衣、白短裤、白球鞋，整个人看起来，显得年轻而有朝气。

“嗨！爸爸。”

钟博元抬起一双十分开朗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满脸愉快的儿子。

“哟！怎么回来这么早！”

“很稀奇吧！”

“什么事那么高兴，捡到钱了？”钟博元打了打儿子的肩膀，递一枝烟过去。

“拾到一张革职书。”钟凡从衣袋里掏出打火机，先送到钟博元面前，“爸爸，你儿子马上要实行一个伟大的行动了。”

“简单扼要说说看。”

“怎么？爸爸要出去？”

钟博元指了指身上的衣服。

“又要去打网球？”

“跟人家约好了的。”

“秦慰慈？”钟凡做了个鬼脸。

“还有冰冰的爸爸。”

父子心照不宣地笑了笑，钟博元吸了口烟。

“开始说你的计划吧。”

“我要自己开广告公司了。”

“你不是说要先在别人那儿做半年学点经验吗？现在才

两个月呀。”

“受不了那些笨蛋的脑袋瓜支配了，再这样下去，不出半年，你儿子会变成低能儿了。”

“你预备怎么开广告公司呢？”

“向你贷款。”钟凡很有把握地望着钟博元，“半年以内，我把成本赚回来，一年以内还清全部借款。”

“有信心。”

“当然。”

钟博元站起来，把手伸给儿子：

“祝我儿子成功。”

“一定会成功。”钟凡笑起来嘴角的梨涡使他显出一张孩子脸，“不成功你的贷款就惨了。”拍了拍儿子的肩，钟博元熄掉烟头，看看表。

“好了，我要走了，再不走要迟到了。”

“爸爸。”

“还有事？”钟博元停下脚步。

“那个秦慰慈——你不是认真的吧？”

“大家很谈得来。”钟博元似有意避开，笑了笑，“哦，对了，冰冰来过电话，听声音好像受了委屈，去个电话安慰安慰她，别忘啰，你们才订的婚。”

等钟博元的车子开出去，钟凡还是坐在原来的沙发上，脑子空白了一阵，才开始想着广告公司的计划。

窄窄的小阁楼，挤了一屋子人，钟凡、沈冰冰、高震南、张永权、杨宝玲，再加上小阁楼的主人连志威。

这六个人，除了沈冰冰，大家都是大学时的同学，七倒

八歪的，有人躺着、有人斜倚着、有人盘腿而坐、有人窝成一团，会抽烟的、抽着玩的，人手一枝，小阁楼几乎被烟雾弥漫得就要爆炸了。

“怎么样？有心投效的是哪几个？不过，可要先想清楚，别到时候后悔了。”钟凡环视了每一张脸，“我再说一遍，进来的都是老板，赚了大家分，赔了……”

“买五张车票到淡水。”连志威举手了，“好了，好了，统统举手吧，没什么好考虑的。”

手统统举起来，连沈冰冰也凑热闹地扬起一只白嫩漂亮的手。

“举手的人脑子现在都很清醒吧，前途是个未知数。”钟凡再环视每一张脸，“可别冲动，再给你们三分钟考虑考虑。”

“后悔也认了。”躺着的高震南，一边看墙角上那台十三英寸的小电视，一边回答。

“反正都是愿者上钩，没有谁是被逼的。”张永权加上一句，搂了搂杨宝玲，“我不后悔，宝玲也认了。”

“宝玲，别盲从啊。”钟凡朝杨宝玲说，“爱情是一回事，工作又是一回事。”

“他是个呆子，我也只有限定的份了。”杨宝玲娇小秀气的脸，对着张永权一张大黑脸。

“我们女孩子就这么傻，爱上了那个男孩，就是个土匪，也死心塌地的当他是一匹白马王子。”沈冰冰吐出个葡萄皮，瞟了钟凡一眼。

“你少来，我要真是土匪，你躲得才快哩。”钟凡毫不让步，口气一点也不妥协。

“钟凡，你又想吵架是不是？”

“不过是告诉你实话，你吼什么？”

“我的妈！”闷着声音看电视的高震南拍着额头坐直起来，“天下还有你们这种人，不吵架你们难过是不是？”

“我说句公平话，钟凡你的性子是太烈了点。”连志威指了指张永权，“小张就比你标准多了。”

“那你要看宝玲怎样对小张，人家哪像她，把天下人都当成她家侍候她的佣人了。”

“钟凡！”沈冰冰跳了起来，“谁侍候谁，谁心里明白！”

“你以为嗓门大就——”

“好了，好了。”高震南双手在空中摇晃，“都停了，都停了。你们看这个洗发精的广告。”

吵架声停了，大家把眼睛放在那台十三英寸的黑白小电视机上；这是十分别致的一个设计，小女孩、少妇、中年妇、老太婆。四张脸，四个背景、四种颜色、四样表情，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使用洗发精，画面跳接得很快，镜头拉得非常灵活，广告效果非常强烈。

“哪家设计的？”钟凡入神地看着。

“国新广告公司的秦雨苍。”连志威边看边回答。

“秦雨苍？”钟凡念了一遍，“没听过。”

“我也是最近在朋友那认识的，这女孩观念很新，设计的东西常常突破别人的想象。”

“是女的呀？”高震南有兴趣地探过头，“漂不漂亮？介绍介绍吧，我观念也常吓人一跳咧。”

“得了，锅巴。”张永权插上一句，“你不是在追你们公司企划组那个脸上有痣的吗？”

高震南这个“锅巴”的外号从高中就流行了，念了大学，

服完兵役，到现在都做事了，始终跟着没有消失过。

“算了，我妈的话还是很有道理，她那颗痣长得不好，将来会克夫。”

“何必嘛，我看老实话还是自己说好了。”

“宝玲，管管你们小张。”

“小张没说错呀，那个女孩是被你们公司另一个人追走了嘛。”

“锅巴，被窘了吧。”连志威丢过一根烟，“做人安分点是对的。”

“好了，谈正题了。”钟凡拍拍手掌，“公司的房子我已经租好了，装潢也搞得差不多了，我打算下个礼拜一正式开幕，怎么样？谁有意见。”

“哇，钟凡，你动作倒真快。”张永权翘起大拇指。

“我也帮忙了。”沈冰冰早忘了刚才还在怄气，嗲声地，“房子是我找到的。”

“女人就是爱邀功。”钟凡耸耸肩，“好了，大家没意见的话，那么，该辞职的辞职，平常老板对你们太嚣张的，该扭头就走的，可以把你们的自尊心培养培养，明天去让他们措手不及。”

“等一下，我还有意见。”高震南举起手，“这个开张大吉嘛，总得来个酒会什么的吧？”

“我赞成。”不管事的沈冰冰倒第一个附议了。

“你嚷什么嘛。”钟凡不耐烦地看了沈冰冰一眼，“你们认为怎么样？”

“这个意见倒是可以采纳。”连志威很客观地分析，“一方面同行间有个认识，二方面联络一下客户的感情。”

“对吧，我赞成的没错吧！”沈冰冰满意地白了钟凡一眼，“以后我有什么意见你多听听就是了。”

“你安静点怎么样？”钟凡皱了皱眉头。

“什么意思嘛你？我连句话都不能讲啊？”

“没有人叫你不讲话，可是也没有人叫你闲着无聊就讲废话呀！”

“钟凡，我警告你，我爸和我妈让我跟你订婚，可没叫我一天到晚受你的气！”

“哟呀！钟凡，吵什么嘛你们。”高震南在两个人中间，“学学人家小张好不好？”

“钟凡，道个歉算了。”连志威使了个眼色。

“是嘛，小事情，何必嘛。”张永权也跟着劝。

“道歉？道什么歉？她的气焰已经够高了！”

沈冰冰原先的气愤再加上钟凡不肯道歉带来的难堪，皮包一提，冲出了小阁楼，动作快得拦都来不及。

连志威马上指着门口，对着高震南说：“钢巴，骑你的摩托车去追回来。”

“不必了。”钟凡看了看门口，“别费气力，追不回来的。”

“追不回来，你就送她回家好了。”

“好吧！”高震南无可奈何地摊摊手，“没有女朋友的人，只好去帮人家追女朋友了，对了，连志威，开酒会那天千万把秦雨苍找来。”

“我们也该走了。”张永权拉起杨宝玲，“宝玲回家晚了，她妈又有理由骂我了。”

三个人陆续下了阁楼，钟凡还是坐着不动，连志威丢了一枝烟过去。

“怎么？你不走？”

“要赶人？”

连志威划了根火柴先送到钟凡面前，自己再燃。

“你呀，说句实话，脾气是烈了点。”

“别谈她了。”钟凡手一挥，“一谈她！我就会想我这个婚是不是订错了。”

笑容拉掉了，连志威严肃地坐到对面。

“从小一块长大的，这种感情够难得了，你怎么讲这种话？”

“问题就在从小一块长大这上面。”

“钟凡，这点我不欣赏你。”

钟凡眼睛一闭，头往后靠。

静默了一会儿，连志威眯起眼望着钟凡。

“是不是又认识什么别的女孩子？”

“那倒没有。”

“那你闹什么情绪？”

钟凡继续闭着眼，烟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

“说真的，有时候我还真是羡慕小张和宝玲他们。”

“别不知足了。”

“连志威，我想你最知道我的情形的。”钟凡坐直身子，睁开眼睛，“两个人一块长大，双方父母都是世交，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然后我服兵役到现在，彼此都没有机会离开彼此的视线，一切都顺理成章，她的父母满意我，我的父母满意她，喏，就这样。”

“也许你们天生就注定是有缘分的。”

“得了，别再用那两个字骗人了，缘分？缘分是什么？”

缘分就是条件。条件呢？条件就是彼此满意，彼此欣赏。”

“你对冰冰有什么不满意、不欣赏的？”

“你有眼睛你自己看吧。”钟凡又闭上眼睛，头往后一靠，“我真的羡慕小张和宝玲，共同的想法，共同的观念，共同的兴趣，最重要的是经过选择才决定在一起的。我呢？算了。不谈了。”

“钟凡，难道，你一点不爱冰冰？”

钟凡沉思了片刻。

“也不能这么说。”

“那么你还是爱她啰？”

钟凡没有回答，连志威接了下去。

“钟凡，有句话我想你应该听一听，除了有点娇生惯养的脾气，冰冰是个好女孩，别苛求太厉害，现代的女孩子，生活圈大，社交圈广，朝秦暮楚的事太多了，冰冰的条件，凭良心说，要交十个八个你钟凡这样的男孩，那太容易了。”

连志威换了个坐姿，弹弹烟灰。

“当然了，你钟凡的条件，也是没话说，个子高，长相帅得就差没去当明星，家世好，也有点才气，当年在学校，一手好诗，也不晓得叫多少女孩有意无意地抛眼角。说起来冰冰配你，虽不是天作之合，也算是郎才女貌啦。”

“讲完了吗？”钟凡闷闷地压出一句话。

“讲完了。”连志威双手一摊。

“我能有一点意见吗？”

“当然。”连志威又一摊手。

“你不是个讲废话的人，但，你今天没讲半句有建设性的话。”

连志威好半天抽着烟，看着墙角，有一两分钟之久，用一种用心良苦的心情，清晰地说。

“要我怎么说？说你们在很多方面，角度距离太远？说冰冰是个没思想，只会打扮，只对流行感兴趣的女孩？钟凡，爱情是什么？爱情是感情和你所谓的满意与欣赏综合起来的，没有谁这么幸运，能找到这么完美的爱情。你不能说你羡慕小张和宝玲，你们应该说你们要学他们的彼此容忍和迁就，不管他们的爱情是不是自己去选择的，起码他们做到这点了，这点很不容易。”

钟凡一句话没讲，连志威的话，对钟凡这样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也许不能造成绝对的改变，起码，他令钟凡在听过话后，答不出什么来。

钟凡的广告公司成立了，离临走时丢给朱老板的一个月还早了六天。

广告公司的名字取得很有前途——远景。

的确是很有远景，都是年轻人，都有干劲，都是念这一行的，都带了那么点才气。

照高震南的意见，开张那天，举行了个不大不小的酒会，广告同业、广播界、报界，来了一百多个人。当然，沈冰冰这个爱热闹、爱在钟凡每件事上插一脚的未婚妻也来了，薄纱的礼服，轻飘飘的，正流行的非洲卷发、假睫毛、大耳环，十分醒目地穿梭在人群中。

“钟凡，连志威有没有请国新的秦雨苍？”高震南东张西望，脑袋伸得长长的。

“谁晓得，干嘛？真那么大兴趣呀？”

“说不定是个美女啊。”

“美女就不一定轮到你了。”

“多一个机会总多一次运气吧。”

端着酒杯，高震南脑袋瓜伸得长长的，到人群里去找连志威了。

正跟一位报界名人打招呼，钟凡后肩被拍了一下，回头，正是高震南急着找的连志威。

“钟凡，给你介绍个人。”

“谁？”

“秦雨苍。”

“你请了她？”

“就在那边。”

钟凡顺着连志威指的目标看过去，穿梭在人群中的沈冰冰回来了，酒杯交到钟凡手上，满脸的不高兴。

“跑哪里去了嘛，找你半天。”

“你自己跑哪去了？你吼什么？”

连志威马上拉开沈冰冰。

“好了，别又吵了，人那么多，难看。走，一块过去，给你们介绍个人。”

一头秀发，一直垂到肩，一条牛仔裤，一件条纹的衬衫塞在裤腰里，跟酒会那些刻意打扮的女士比起来，倒显得有点味道，这个人就是秦雨苍。

“这是我大学同学，钟凡，也是我们远景的老板。”连志威开玩笑的把老板说得特别大声，“这是钟凡的未婚妻沈冰冰。”

“我叫秦雨苍。”秦雨苍伸出手，先伸到沈冰冰面前，当